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芦河

游击队

LU HE YOU JI DUI

杨军善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山河

游太叔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芦河
游击队
LU HE YOU JI DUI
杨军善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芦河游击队 / 杨军善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43-2741-0

I. ①芦…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741号

芦河游击队

作 者 杨军善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741-0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小时候就经常听父辈们讲芦河游击队的故事，但是，其故事往往因讲述者的不同而造成版本的巨大差异，尽管时序颠倒，头绪错乱，场景模糊，但是，有一点丝毫未受到影响，那就是对芦河英雄的崇拜。

多年来，心头屡屡激起写下芦河英雄的创作冲动，然而，窘迫的生活强盗般时常掠走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得不一次次从困顿中抬起头来，梳理思绪，朝着既定的目标艰难前行。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深知发展与和平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更懂得对于豺狼用不得任何慈悲和怜悯。1945年5月8日，柏林会战以苏军的胜利宣告结束，这场历时二十三天的战役，直接宣告德国法西斯政权的覆灭。可是，战争的失败，给德国的民众带来的是尸横遍野、焦土满目、残垣断壁、一片狼藉。这样的灾难，烙在德国人民心头的是噩梦般的永恒记忆。所以，德国人虔诚地向所有受害的国家和人民道歉，用实际行动化干戈为玉帛，用热忱与全世界缔结和平的纽带，用法律武器捍卫人类的和平。再看我们的近邻日本，侵华战争，夺走了中华民族4500余万人的生命，掠夺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财富，给中国造成了上万亿美元的损失。长崎、广岛的两颗原子弹虽然让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但毫无忏悔之心的日本人反倒因为自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原子弹的受害国而厚颜无耻地登上了正义的制高点。血腥的战争，没有给日本多少教训，

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没变，觊觎邻国领土的野心没变，军国主义倾向没变，法西斯机器没变，所以，小日本拒不认罪，拒不道歉，拒不归还别国的领土，反而磨刀霍霍，要把亚洲乃至世界，再次带入战争。

冥冥中，我仿佛又听到了当年芦河儿女面对日寇发出的振聋发聩、催人奋进的呐喊声。

我无法选择延宕，于是，把自己关进寒屋，写下了这部小说，为中国男人、中国军人、中华民族的尊严，也为中国梦。

杨军善

二〇一四年三月一日

目 录

CONTENTS

1 序

001	第一章	张老财遭劫
005	第二章	河口铺
010	第三章	祸从天降
017	第四章	九张镰
022	第五章	秘密协定
025	第六章	刘孔成的兵器
031	第七章	芦河伏击战
042	第八章	同 志
049	第九章	一个月饼
055	第十章	油篓？酒篓？
063	第十一章	哥欠你一条命
067	第十二章	张家宴会

- 073 第十三章 吓死胆大的
- 080 第十四章 十万火急
- 084 第十五章 时来运转
- 087 第十六章 恩将仇报
- 095 第十七章 见枪眼开
- 100 第十八章 竞选村长
- 104 第十九章 落荒而撤
- 109 第二十章 锦囊妙计
- 115 第二十一章 祭
- 119 第二十二章 突 围
- 125 第二十三章 除夕恸声
- 130 第二十四章 元宵笙歌
- 136 第二十五章 胡家珺落草
- 144 第二十六章 东山再起
- 150 第二十七章 主动出击
- 154 第二十八章 内 线
- 159 第二十九章 白岩寺整编
- 164 第三十章 失 手
- 170 第三十一章 即席演讲
- 177 第三十二章 考 验
- 182 第三十三章 一剿天仙妙道
- 188 第三十四章 胡家珺的算盘
- 198 第三十五章 白沟大追击
- 204 第三十六章 二剿天仙妙道
- 209 第三十七章 小张山麻雀战

216	第三十八章	意外收获
220	第三十九章	村里村外一出戏
225	第四十章	男人的承诺
231	第四十一章	喋血河口铺
236	第四十二章	三剿天仙妙道
241	第四十三章	狼口夺食
247	第四十四章	婚宴上的男儿泪
253	第四十五章	活捉汽车
257	第四十六章	兵燹白岩寺
264	第四十七章	死亡审讯
270	第四十八章	顺手牵羊
277	第四十九章	披着羊皮的羊
282	第五十章	阵前起义
288	第五十一章	玉石俱焚
292	第五十二章	尾 声

第一章 张老财遭劫

“噏”的一声炸响，时间定格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院子里的老老少少先是愣了半天神，随即便惊慌失措，争相逃离。哭喊声瞬间如漫天大雪，飘飞于庭院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像一粒粒漏斗中的沙粒，争先恐后地涌向大门口。然而，大门洞里拥挤的人很快像一窝倒入瓮中的鱼苗退回院里，躲藏到自以为安全的旮旯里——一支硕大的枪管扛在一个满脸涂黑的汉子肩头，在几个手提砍刀、一如扛枪人模样的汉子的簇拥下，闯进了院子。

芦苇河北岸、方山脚下的张沟村，乃芦苇河沿岸三十个大村之一。张沟村首富张锡祚张老财，自然也是芦苇河畔响当当的显赫人物。今天，农历十月初三，町店凌拐子择定的黄道吉日，他为三儿子张承贵的女儿摆满月酒，还特意请来一个古书队在自家大院说书示庆。四合院坐北朝南，青砖灰瓦，墙高院深。三间堂屋里，三儿子张承贵正张罗着招待酒宴上的几位芦苇河一带市面上的高朋好友；三媳潘小巧抱着新生女儿和数位前来随喜的女宾拉家常。院子正中一张八仙桌，右边是古书队的上下首，左边是手拿竹板说得正起劲的说唱演员；离八仙桌两步远的周围，便是前来听书的男男女女。张锡祚夫妇则站在院内的大门口，欢迎前来随喜或听书的远亲近邻。枪响时，这对老夫妇赶忙躲到一边，给夺门而逃的众人让道。当众人退回到院子里时，他们二人倒也没有躲避，只是浑身战栗着，下意识地举着双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一步步逼近的乌黑的枪管。

“别，别，别，别开枪，别开枪，”张锡祚哆嗦着，在片刀队伍里寻找面带头领神色的人，“孩子还小，看惊着孩子，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

院子里很快静得犹如阎罗大殿，从四周的楼杆上垂吊下来的八盏油灯仿佛散发着摄人魂魄的阴森森的寒光。堂屋里的酒客有的钻进了床底，有的则躲在门后哆嗦；大儿子的东屋和二儿子的西屋屋门紧闭，似乎要把这令人胆寒的惊惧堵到门外；南屋的门开着，门帘也卷着，十九岁的潘小巧把一个月大的女儿卧到床上，从容不迫地走出来，走到公婆前面，正对着扛在黑脸大汉肩上的硕大的枪口：“你们肯定不是来听书的，有什么要求就坐下来说说吧，别惊吓了我的孩子。”

片刀队伍中走出一位彪形大汉，眼睛以下蒙着一块黑布，平头，上身夹袄，皮腰带，腰间斜插一支火药枪，中式棉裤，尖口平底布鞋，外穿一件棉大衣。他推开那杆大枪，伸手抬起潘小巧的下巴，以考古学家察看稀世珍宝般的眼光，审视着眼前这张娇艳欲滴的脸。潘小巧尚在月子里，头包头巾，宽大的棉衣棉裤，下绑裤腿，绣花棉鞋，这一切，难以掩盖那张娇美的脸蛋和鼓囊囊的胸脯给她整个人所带来的动人的丰姿。原本正在说书的古书队早匿形于人堆中去了，大汉拉下脸上的黑布，露出自己的浓眉大眼和络腮胡，朝身后的人马挥挥手，指着院子正中的八仙桌：“坐。”

张锡祚夫妇麻利地摆上碗，给他们倒水……

少数几个最早冲出院子的观众很快把消息传遍全村：“土匪进村了。”

后洼的胡家琪、胡家琰和胡家斌三兄弟闻讯立刻聚首于胡家琪家。

“来不及了，把人集中起来就得大半天。”老二胡家琰着急地捣着手说。

“要我说，别管他。张锡祚这个老狐狸，让土匪抢他

一把给弟兄们解解气也好。”三弟胡家珙的态度极为消极。

“三弟，这叫什么话？”胡家琪瞪了老三一眼，“咱成立自卫队，就是保护全村群众利益的，穷人的利益要保护，老财的利益也要保护。”

“就凭他那德性？我宁愿跟土匪一道抢。”胡家珙歪着脑袋表示不服。

去年十二月，身为蒿峪小学教员的胡家琪加入了山西省牺盟会，并于今年三月起担任张沟村牺盟支部宣传干事。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张沟及周边后洼、窑掌、前岭、后岭、柴洼、五龙沟等庄上的积极青年纷纷加入了牺盟会，随即便成立了以牺盟会会员为主要成员的自卫队。为了表示对自卫队的支持，河口铺铁匠铺的梁万田梁师傅承诺，给自卫队员每人免费打造一把短刀，前提条件是每人必须准备够足以打把刀的碎铁。那年月，打造一把铁器极为不易。非但收集那么多的熟铁极为困难，而且打造的过程也相当繁复，先要把铁屑或碎铁团打糅合成一块铁条，然后再打造成具有特定形状和功用的器物，最后才淬火、起刃、打磨。十来把短刀，胡家琪说应叫匕首，整整打了两个月。没想到自卫队的武器刚装备停妥就派上了用场。当时，为了支持抗日，自卫队大力宣传“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为友、降日为敌”的原则，积极为抗日奔走效命。为了落实这一原则，阳城县牺盟会以土地财产的占有量为基础，把富裕户划分为若干等级，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实在拿不出的就以体力付出来代替。这一做法，固然得到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积极欢迎，但触动了富裕家庭的利益，他们以各种借口来搪塞应付。今年夏天，胡家琪他们得到可靠消息，有几个操河南口音的人，赶着骡子来贩麦。自卫队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分头暗中严密监视这几人的行踪。半夜里，一袋袋的小麦从张锡祚的院子里抬出来，架到骡

驮上。胡家琪马上组织自卫队员到河口铺截粮，他的意图很清楚，截下粮之后，直接送往村牺盟支部设在那里的粮仓。谁料想众人守候了大半夜，只截获了一头骡子，而且驮的还是两袋麦麸。胡家琪气得哇哇大叫，拿着匕首直喊着要削下赶骡人的脑袋。胡家琪在吓得瘫在地上的河南人的口中得知，其他人赶着骡子翻过张山朝沁河方向去了。自卫队马不停蹄，火速赶往沁河方向，总算在拂晓前，在嘉峰截住了骡队——他们正准备把小麦装入小船，顺沁河运往河南呢！张锡祚吃了个哑巴亏，但他与牺盟会的别扭昭然若揭。今天他家遭到土匪的抢劫，也难怪胡家琪发牢骚。

牢骚归牢骚，土匪还是要对付的。三个人分头召集人马，约莫一个时辰后，手持匕首的自卫队摸进张家大院。

“走了，就是要了几袋粮。”张锡祚故作轻松地解释土匪此行的目的。

“你这叫通匪，依古律是要夷三族的。”胡家琪拿匕首在张锡祚面前晃了晃。

“胡先生，”张锡祚摊开双手作喊冤状，“你是文化人，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土匪闯到我家里，不交粮就杀头，没一点儿商量余地。哪家通匪是这么通的。不信你来看看这个，”他一把拉起胡家琪的手，叫开南屋的门，来到南屋，指着三儿子张承贵诉苦，“你看看，也不怕你们笑话，已经二十出头的人了，被土匪吓得钻到床底不说，还尿了整整一裤裆。”

南屋里，张承贵已被老婆训了一通，“就一条棉裤，尿湿了怎替换？有本事尿，就有本事暖干。反正今晚不把裤暖干休想上我的床。”潘小巧已和孩子睡下了，张承贵兀自站在当屋暖裤呢。张锡祚老两口在院子里团团转，见胡家琪如是说，就势把他们带到屋里。几个自卫队员也挤进来，看看湿拉拉的裤裆，撇撇嘴走了出去。张锡祚狠狠推了儿子一把，把他推出屋外，随手关上屋门，让给土匪吓破胆的儿子回堂屋换裤。

第二章 河口铺

芦苇河九曲十八弯，迤迤西东，其中有三个C形的大水湾，上游的上湾，中游的中湾，下游的自然叫下湾。在中湾和下湾之间，有一道源自方山脚下的支流，当地人习惯叫张沟河，从北向南汇入芦苇河。张沟村位于张沟河的中游，而在张沟河的河口处，芦苇河的北岸、张沟河的西岸，有个极不周正的院落，人们称之为河口铺。河口铺的南面，是沿芦苇河而东西的大马路，东来西往的各色人等中，总有一部分要在此小憩：喝茶、吃饭、住宿、钉马掌、谈买卖，等等。马路再往南便是终年流淌的芦苇河。河口铺名之以“铺”，主要因为这个不按规则而建的硕大无序的大杂院里尽是些功能各异且大大小小的“铺”。大门朝马路而开。一进大门，左右两侧是茅草棚，脚程较远的客人每每连人带牲口留宿，这些茅草棚就是牛驴骡马的招待所。东边依次是酒店和货栈。北面是一排在土崖上掏挖出来的二十几眼的窑洞，窑洞顶是堵土崖，土崖是荆秧圪梁的最南端。荆秧圪梁亦如一只硕大无比的章鱼的一条触手，向北通向前岭，向南直插芦苇河河谷。由于河水的冲刷，伸入河谷的触手仿佛被人一刀斩断似的，形成一堵高高的土崖。土崖下紧依土崖建有一座小庙，人称河神庙。河神庙坐南朝北，正南一座戏台，正北一座正殿，两边就是高高的围墙。河神庙下的二十几眼窑洞，里面经粉刷后，盘有土炕，门窗严整，冬暖夏凉，作为旅店，还是蛮不错的小空间。西边则是铁匠铺、豆腐坊和油坊。听说，河口铺已经被冲毁

过几次，同治三年，还是一排小平房的河口铺被大水席卷一空；光绪十六年，河口铺再遭劫难，所有建筑被大水冲得荡然无存；后来才在土崖脚底掏挖窑洞，但民国五年时，大水没过半窑深。尽管如此，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是有人在这里投资建铺。不过，现在河口铺的大掌柜姓王，中湾村一家大户人家，这些酒店、货栈、旅店、铁匠铺、豆腐坊等所有的掌柜，都是王大掌柜聘来的。

整个院落，就是东房为楼房，上下二十间，北面的货栈占据了一层的五间，其余上下十五间都是酒店的地盘。其实，平时的食客、酒客并不是很多，尤其是二层的房间，使用频率极低，但恰恰这二楼长期以来却是河口铺最热闹的场所——货栈顶上的五间楼房内是酒店兼营的赌场。赌具非常简单：四张长条几桌成“口”字形排放在屋子的正中央，把整个房间分割为“口”外和“口”内两个空间。所有参赌人都站在“口”字外面，每人一只小陶瓷碗，碗口朝下倒扣在桌面上，碗内扣三颗骰子。开赌时，所有赌客把各自的赌注押在自己的碗前面，然后在桌面上猛烈晃动几下碗，让下面的色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以示没有舞弊。待所有的碗停止晃动后，唯一一个站在“口”字中间的赌场主持依次让赌客掀开自己的碗，掀一个，报一个点，点数最大的通吃。面上三颗点相同的称为“豹”，在“豹”中，三个六点组成的“豹”即“六豹”最大，三个一点组成的“豹”即“一豹”最小；两颗相同的点所夹的另外一颗骰子的面上是几点，便是几“猴”，在所有的“猴”中，“六猴”最大，反之，“一猴”最小；如果既不成“豹”，又不成“猴”，那就只得三颗骰子面上的点数来比较大小，点数大则大，点数小则小。在“豹”、“猴”、“点”的比较中，“豹”最大，“猴”次之，“点”最小。倘或三颗骰子上的点正好是“四、五、六”，则此“猴”小于所有的“豹”，而

大于所有的“猴”；倘或三颗骰子上的点正好是“一、二、三”，则此“猴”小于所有的“猴”而大于所有的点。

平日里，那些掐八字算卦的、拔牙镶牙的、卖狗皮膏药的、要把戏卖唱的、靠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而游走江湖的、起刀磨剪的、补锅的、缠簸箕的、收古董的、卖布头针线的、钉鞋的、挑着货箱卖小玩具的以及赶牲口送货的或长途跋涉的，只要离这里不远，都要趁着入住河口铺的旅店，所以，旅店比较嘈杂。每到傍晚，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相互问候、互相攀谈、胡诌瞎扯、编三侃四，谈笑风生，倒也其乐融融。

胡家琪的二弟胡家瑑就在河口铺的铁匠铺给梁万田梁师傅当徒弟，还有一个来自附近逍遥庄的十五六岁的徒弟叫郭晚来。师傅三人，梁师傅操小锤，指点方向；胡家瑑抡大锤，指哪打哪；小晚来拉风箱，快慢有度。自从日本人打到北平的风声传到当地后，胡家琪经常带着一帮人围着红炉拉呱，从民国二十六年腊月一直拉呱到民国二十七年的正月。他们或坐或站，但话题只有一个。“打打打，什么铜盔铁甲、刀枪不入？”蹲在条凳上的胡家琪一纵身跳下来，挥着右拳砸着左手，“只要是娘胎里跑出来的，他小日本怎可能是神仙？恁管你们打不打，我要有一支抬枪，立马上前线。”

梁万田师傅祖籍河南新乡，河南口音里时不时地夹杂着当地方言，他用烟袋锅敲着铁砧给年轻人“上课”：“小伙子，谁是孬种？那么多当兵的，即使大部分是孬种，还没有几个真男人？抬枪算什么武器？抬枪其实就是枪管较粗的火药枪，一打一大片，打兔子管用，上战场可就不行了。小日本铜盔铁甲也不一定，很可能人家的武器好，听说人家的枪‘咯咯咯咯’打起来，万人难敌。不然，说进东北就进了，说进北平，也进了。”

前岭的刘孔成，守着二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巴，不仅积极地参加了牺盟会，而且和胡家珅一样，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冲锋陷阵，赶走小日本。可是，眼下他连打把短刀的熟铁也凑不够，手头只有一根七尺来长的荆条棍。他把棍在地上猛捣几下，愤愤地自嘲：“我日他妈连小日本在哪儿都不知道，人家就打进来了。”

梁万田拽过荆条棍，抬头看了看方向，在地上按东西方向画了小大两个圆圈，指着西边的大圆圈说，这是咱中国，指着另一个说，这是小日本，中间是大海，“东洋，东洋，就是指小日本。”

胡家珅再次挥舞右拳猛砸左手：“打打打！这也太丢人了！隔着海就打过来了，你们不打，我打。哥，你说，”他望着胡家琪，“咱干脆直接上前线。”

“打狗要棍，打虎要棒，”胡家珅翻了老三一眼，“就凭咱这家伙？”他把匕首撂在地上，“梁师傅说抬枪都不行，你这短刀行？”

刘孔成几乎是扑过去，捡起匕首揣到自己怀里：“有这把刀就行，家珅，他们不去，咱哥俩去。”

胡家珅一把拧住刘孔成的胳膊，“有本事自己打一把，给我。”说着，在后者的怀里小心地掏出匕首。

这边正闹着，对面酒店传来一阵发疯似的嚎笑声。

五龙沟的张圪忍今天发财了。

张圪忍是苏家岭苏老财的外甥，常住苏家岭，给苏老财放羊。昨天，一只羊坠崖摔死，今天他奉命到河口铺卖死羊。他扛着死羊刚进河口铺大院，一位皮货商人就拉着他的手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他照计而行，把剥了皮的死羊卖给了酒店，羊皮卖给了皮货商，从而多赚了一张“二花脸”（抗战时期，当地流通两种货币，一种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面值为十元、五元和一元的白版券，一种为